

# 美麗人生

## 許常惠的感情世界

(中)

### 人不痴狂枉少年

●劉昌博 (中外雜誌撰述委員、大學教授、自由作家)

#### 日行一善甘之如飴

自二二八事變後，台中一中全校處於混亂狀態，師生們餘悸猶存，始終未能恢復正式上課。許常惠跟大多數同學一樣，揹了書包在台中街頭遊蕩；有的進撞球場撞球，有的入咖啡店泡妞。而他因家境較富裕，常到酒家喝花酒，期盼能找到賣入酒家當小妹的小情人——冰棒小西施阿秀。

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，因為不確知阿秀到底賣到那一酒家；何況當時的台灣除了台中，大都市如台北、高雄、台南酒家更多，甚至連鄉鎮也有酒家。這是，日後他出外到台灣各地旅遊，都要光顧酒家的內心小秘密。

學校一直到九月中旬的新學期開始，才正式恢復上課。其父許五頂得知許常惠

經常進出酒家喝酒，非常震怒，從此禁止他在台中租屋；要他每天通學回家。但他在彰化和美鎮，兩者相距甚遠；搭乘火車又很難趕上時間，當時火車誤時脫班是常事。為了安全，許五頂把他的一部日產自行車，給許常惠當交通工具。每天凌晨四點多鐘必得起床，踩兩個多小時才能到學校，雖然很辛苦，但卻十分「拉風」，

無論在路上或校園皆會招來人們羨慕的眼光。偶然碰見鄰校女中學生步行上學，他就輕快而俏皮的吹起口哨，吸引她們的注視。有幾次下起大雨來，他載過女生上學，而且樂意做這種「日行一善」的事情。有一次在車子的前槓及後座各載一位女生

，嗅著她們的髮香，就忘記了她們的重量，累的汗流浹背，甘之如飴。

許常惠在台中一中時代，課上得不多，因曾赴日本當小留學生，以致回國後，國語不大會講；有時碰到心儀的女孩子，卻有愛在心裡口難開的侷促感。他在學校裡最熱衷的，除了小提琴，就是閱讀言情小說；腦海裡嚮往漢代司馬相如「琴挑」卓文君的綺美韻事。

#### 純純愛意甜蜜回憶

當時，全校會拉小提琴的只有兩人；他常被要求在晚會中嶄露身手。當時，台中名士林鶴年及其日籍夫人林伶惠，酷愛音樂，夫妻二人成立台中市音樂協會，經常在霧峰林家家庭園開起小型音樂會來，中

許常惠的情感世界(中)

部名流多為座上嘉賓，而許常惠則是會中固定的小提琴手。

這些雅好音樂的名流中，有一位中部企業家郭頂順，他有位女兒彈得一手好鋼琴，為了使女兒琴藝快速進步，常邀請許常惠到家宅與其女合奏。許讀高三，郭女唸高一，只相差兩歲，以兄妹相稱。兩人學習的興致很高，合奏起來，音韻和諧，珠聯璧合，龍鳳和鳴，有如天籟之聲，郭父十分欣慰。因郭女姿容娟秀，許常惠心中萌生了愛意，他當時的國、台語都講得不好，講日語，郭女聽不懂，真是愛在心裡口難開。

有一次，許常惠靈機一動，將高中課本中的詩經「關雎」一篇詩文抄寫出來；趁郭父、母及下女不在場時，偷偷地遞交給郭女；而且在「……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及「……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」兩句加上紅圈，借古詩暗示他的愛意，並提醒郭女注視他心意的重點。

餐後，許常惠告辭時，郭女也悄悄地暗塞給他一張小紙條，粗看上面是抄錄課本的論語章句：「……父母在，不遠遊，遊必有方。」不解是何意，經仔細看後才發現有幾個字用鉛筆塗改，文句變成：「

父母在，不可違，速必有妨！」意即因有父母在旁，不可分心談情說愛，否則對彼此的學業、琴藝必有妨礙。

從此，許常惠把暗戀郭女的愛情昇華為友情；台灣的音樂圈不大，以後男婚女嫁，都曾互往祝賀；他們每次會面憶起這份「密封」多年的純純愛意，既珍視又甜蜜。

### 良醫良相都沒做成

一九四九年秋天，許常惠高中畢業，要到台北報考大學，父子二人對於報考科系問題，發生嚴重歧見，爭執和衝突。許

五頂要求兒子繼承衣鉢，懸壺濟世；最好報考台大醫學院醫學系，將來成為仁心仁術的良醫。而許常惠則堅持報考台大法學院政治系，他體認到台灣光復後，政局動盪，社會風氣敗壞，都是短視的政客們營私弄權的結果。他期盼自己能成為一個政治家。國之柱石的良相，根治國家的痼疾，可以同時濟世活人千百萬，勝過良醫逐個診療的效能多矣！

許常惠滿懷豪情壯志，不顧父親的反對，以叛逆者的姿態，北上參加台大入學考試，所填志願依然是法學院政治系。誰

知揭榜後，名落孫山，首仗竟出師不利，他內心失望極了。其父反而暗自高興，溫言勸慰許常惠：「你既然無緣當『良相』，退而求其次，回家補習一年，明年重考台大醫科，學老爸在家鄉作『良醫』，一樣的光耀門楣！」

其實，許常惠的最愛，是中國大陸的北京大學；可是他考台大落榜後，對考進北大的信心動搖；何況北大的醫科不出色，父親必然反對。但他又不願回老家補習一年重考，為了升學問題，內心徬徨，好似徘徊在十字街頭，何去何從？傷腦筋，費思量。

由於苦惱與煩悶，獨自漫遊台北市區，發現台北遠較彰化 and 台中繁華熱鬧，咖啡店如：波麗路、夜巴黎、美而廉、朝風、青鳥等，雅致寬敞，仕女雲集。圓環附近的酒家如：黑美人、五月花、白玉樓、蓬萊閣等，莫不擁有酒女百名以上，燕瘦環肥，桃妖柳媚；置身其中，恍如進入粉白黛綠的女兒國，墜進嬌娃競艷的溫柔鄉。

於是，他決定留在台北，或許在上述酒家中，可能尋找到「冰棒小西施」阿秀的下落。

## 與李淑德有緣無分

當時，台北的大學院校沒有「聯考」制度，各校分別招生。他發現台灣省立師範學院（即今日國立師大前身）還未招生；師院是培育國內師資的學府，一律公費入學，是家境清寒學子升學的第一志願。而許常惠家境富裕，不愁學費，但他想留在台北，就報考了師院音樂系；音樂系考除考學科外，還須考「術科」。他的學科成績平平，唯術科的小提琴演奏，技驚全場，獲得高分錄取。

他進入師院時，正值學校從二年制大專改為四年制大學的第二年；當時師大屬公費，唯音樂系有許多富家子弟，權貴兒孫，並不像一般公費生給人「清寒」或「窮苦」的印象；許常惠即屬富家子弟的代表人物。

音樂系第一屆學生有：李淑德、史惟亮、孫少茹等；李淑德是美術系轉來，她是屏東里港世家出身，於繪畫、音樂及體育皆有專長，是位多才多藝，風頭甚健的才女，而許常惠是校內最出色的小提琴手，兩人相知相惜，結成互補性很高的知友。

他倆門戶相當，音樂又是共同的興趣，朝夕都在同一校園學習；師友們期盼他倆從友誼之花開始，必會結出碩壯的愛情之果。詎料，大家的希望落空了，因為李淑德個性豪放、性情直率，有些粗線條作風。許常惠個子高挑，一副文雅書生模樣，心儀的女性是嬌柔嫵媚型及小鳥依人型。由於兩人的個性差異太大，雖然曾經閃耀了短暫的友誼與愛情交迸的火花，終究有緣無分。

不過，兩人卻結過一段「琴緣」，許常惠有一次因胡亂揮霍，缺錢花用；把他那把心愛的名貴小提琴放在李淑德處，作為抵押品，「當」了新台幣兩千元。後來許常惠家中的匯款寄到，備款向她贖回；李淑德就是不肯，硬要留作紀念品，再加多利息也不肯物歸原主。此一「琴緣」，在國內樂團傳為佳話。

## 富家子弟借貸度日

筆者認識李淑德，是一九六九年春季，她跨出師大校門已逾二十年，早已成為台灣知名音樂家，在台中地區教授兒童小提琴，名聞遐邇。

當時，我奉文化局長王洪鈞之命，負

責籌組「中華民國訪菲兒童交響樂團」，應邀前往馬尼拉訪問，團員五十四人，咸皆我國優秀音樂兒童的精英，其中有七名小提琴手，即是李淑德一手調教出來的學生。這個團隊由名交響樂指揮家郭美貞擔任團長兼指揮，李淑德是隨團四位教師之一，其他三位是隆超、鄭昭明及朱蓮英；我則擔任顧問兼發言人，另一顧問是名教授邢光祖。

李淑德身體健壯，精力充沛，無論在組團、訓練或演奏期間，熱忱指導學生，盡心竭力，不知疲倦為何物。唯她個性頗強，常與同隊教師隆超意見爭執；我居中調解，費盡唇舌；幸虧訪菲日程有限，否則我的血壓必會增加幾度。雖然如此，但她的認真負責，使得訪菲演奏成功，功不可沒。

哪時台灣坊間傳言：台大無美女、政大無處女、師大無富女；實在說來，不能以一概全。一般人的粗淺觀念，誤以為美女不肯用功讀書，考不上台大；實則港台艷星胡慧中、胡冠珍皆是台大畢業生。政大位於指南山麓，僻居市郊，男女生幽會於濮上桑間，容易發生超友誼關係；實則如今兩性開放，賓館到處有，大學校園處

女減少，各校皆然。至於師大無富女，近乎誇大其詞，比如李淑德就是屏東里港富家女；男生如許常惠就是彰化和美富家子。

唯許常惠雖是富家子，經常阮囊羞澀，腰包空空沒半毛錢，甚而債台高築；曾用小提琴作抵押，向李淑德「當」二千元，即其一例。

許常惠的父親每月寄四、五百給他做零用金；師大是公費，學雜費全免，伙食費每月有節餘，可是他嫌學校伙食不佳，寧願到附近古亭市場大快朵頤；邀約友好到咖啡館，甚而偷偷往圓環上酒家，通常都是他「買單」。這副富家子派頭，怎不害他寅吃卯糧，借貸度日？

### 眼睛不再吃冰淇淋

他在師大音樂系的老師，只有四位印象深刻：一位是音樂系主任的小提琴家戴粹倫，一位是女鋼琴家高慈美，另兩位是理論作品家蕭而化和張錦鴻。

許常惠在音樂系，並不是很用功的學生，比如鼎鼎大名的文學家謝冰瑩的國文課，他居然在課桌上打瞌睡，是因她頭髮花白，又聽不懂她的國語之故。但他對鋼琴

的基礎不甚好，興趣也不大，卻偏偏要選修鋼琴；原因是高慈美教授人如其名，儀態高雅，姿貌秀美；他為了常看這位女老師，每堂課從不缺席，琴藝不見進步。他說「秀色可餐」，在心理得到滿足，便是莫大的收穫。

李淑德是從美術系轉來的，他從而得知「人體寫生」一課，常以重金邀請模特兒來校供學生們作寫生的標本；據說有一、兩位模特兒身段窈窕，嫵媚甜麗，艷光照人。於是，他居然設法選修美術系的「人體寫生」一課，拿了寫生作畫的「道具」，混進教室上課。

哪天在課室出現的模特兒，年約十八、九歲，在柔和炫彩燈光下披了蟬翼似的輕紗，凝眸弄姿，嬌柔而羞澀；無論容貌、身材、肌膚，以及三圍的曲線，都是上乘之選，上帝精心又偏心的傑作。

不知何時，哪位上課的指導教授，突然來到許常惠的身旁，見他正在凝神仔細欣賞，畫板上的一筆也未畫下。這位教授帶著揶揄的口氣揚聲說：「怎麼？咱們音樂系的浪漫派小提琴手，也來上我的人體寫生課，但不要一味欣賞人體美，而忘記了寫生啊！這樣只能做一個鑑賞家，不能成

為一個畫家喇！」話還未說完，這就惹的全教室的學生哄笑起來。這位教授最後又補充一句：「許同學！下課前別忘記了繳交寫生作業囉！」這時，許常惠臉上發燒，更害怕交作業，趁教授轉身沒注意時，他便溜出教室；以後再也不敢去「眼睛吃冰淇淋」了！

### 嚮往巴黎赴法留學

此後，他在音樂系又交了一個女朋友，她姓何，小一班，算是學妹，個子不高，有點豐滿，不是很漂亮，也不是許常惠所嚮往的嬌柔清秀型。但她很有才藝，鋼琴彈得很好，是全音樂系最好的，難得的是豪放熱情，善解人意；許常惠拉小提琴，她就在一旁彈鋼琴，久而久之，兩人經由琢磨琴藝，進而琢磨出了愛情的火花。

他倆人經常相借到台北中山堂對面的「朝風」啜飲咖啡，店內有一本古典音樂的曲目供人點播。於是，在古典音樂的旋律音韻中，綻放互愛的花葩。

哪曉得，好事多磨，何女的父親是台北名醫，望女成鳳心切，反對女兒跟學音樂的男人交往，認為學音樂的男人浪漫、不切實際。不久，何女奉父母之命，休學

獨去加拿大；他倆的戀情就此劃下休止符。

許常惠師大畢業後，跟一般大專男生一樣，要接受一年預官役；服役期間，他專心準備參加留學考試，急著出國深造，希望能在音樂領域裡闖出一番事業，好讓何女的父母刮目相看。

但，每逢放假外出，不願回彰化和美老家；為填補心靈上的空虛，也曾到鳳山和台北兩地交了幾個女朋友，都是外型嬌柔秀媚的年輕女性，未遑顧及內在美，只為排遣寂寞，逢場作戲而已！

就在服役這一年，父親許五頂不幸病逝，享年六十二歲；他一生行醫奔勞，給七個子女留下一大堆財產，包括十棟房子，十多甲土地，美和市場附近的十餘間民房與店鋪，還有幾大疊五大公司股票及債券。可是，許常惠對繼承財產，並不熱衷，聽憑兄姐們分配；而他只想早些出國深造，歐洲最浪漫的花都巴黎，是他最嚮往去的地方。因為巴黎有藝術、有醇酒，還有更多的美女。

一九五四年六月，他通過教育部首次舉辦的自費留學考試，並廉價出售了部分繼承的財產，隻身出國留學；以致鄰居都

笑他是不識麥黍，不識「愁」滋味，不知人間疾苦的「執袴子弟」。拋棄偌大的家產，出國學音樂，大傻瓜一個！

這位二十六歲的青年，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初旬，從基隆搭客輪經過漫長的航行抵達法國，他是戰後第一位由台灣來的留學生。

### 昔日女友閃電結婚

許常惠初到巴黎，彷彿紅樓夢所描繪的「劉姥姥進了大觀園」，風光的綺美，使他眼花撩亂，處處都感到新奇。凱旋門和愛菲爾鐵塔的宏偉壯觀，塞納河兩岸的花街繁華景象，羅浮宮的豐富藝術收藏，凡爾賽宮的金碧輝煌與淫巧奇麗，楓丹白露行宮的精緻裝潢建築……等，叫他既驚訝又讚嘆！

巴黎紙醉金迷的夜生活，吸引了這位來自台灣的遊子，拉丁區學生酒店的風光，紅磨坊及麗都夜總會的大腿艷舞，徜徉之餘，留連忘返。但他最愛的則是巴黎街頭的露天咖啡座，收費不昂；一邊啜飲香醇咖啡，兩只眼睛可盡興欣賞街上穿了暴露時裝的美女，顧盼弄姿，招搖來往；她們擦身而過後，一股濃郁的巴黎香水味撲

鼻襲來，春色撩人，風月無邊，四處遊逛，倒也逍遙。

花了兩星期時間，許常惠認清巴黎後，竟陶醉在它的懷抱裡；然而形單影隻，感到空虛，遂想起相戀多年在加拿大進修的女友何小姐，寫信邀她轉學來巴黎一同求學，享受巴黎的良辰美景。

他盼望何女的來信，回信是來了；但信上說她到加拿大不久，就和一位男士一見鍾情，閃電結婚了。許常惠於失望之餘，對巴黎的觀感作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，他在日記上寫道：「……巴黎的天空總是陰暗的，哭喪著臉像死去丈夫的小寡婦……誰說巴黎是世界的花都？這地方簡直就像一堆古墳墓地，一座行屍走肉的煉獄！」他情緒的兩極化轉變，促使他搬出了拉丁區的宿舍。

### 上海姑娘闖進心扉

這時忽然有一位上海姑娘，闖進他落寞的心扉，她是在巴黎的大陸留學生中唯一學聲樂的女生，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，音量和中氣也足，期盼成為演唱花腔女高音的聲樂家。她熱忱而開朗，比許常惠早來巴黎一年，是位大陸中共高幹的女兒，

名叫朱秀紅。她自告奮勇擔任嚮導，陪同許常惠遨遊名勝，暢飲葡萄酒，沉醉於情天愛海。誰知好景不常，因母病危而返上海；不知其父遭到批鬥下放勞改。以後這位美麗的海島姑娘音訊渺然。許常惠對她的懷念，可謂與日俱增，難以忘記。內心只有痴痴的「等待」，盼她早些回到身邊。

### 譜曲獲得高度肯定

許常惠在巴黎大學的頭一年，因為法文程度不夠，等於是旁聽生，直到一九五五年十月才正式入學。他在「遠東學生之家」的晚會上，認識了學聲樂的費明儀，她是中國三十年代名導演費穆的女兒；而後兩人經常在一起討論樂理，欣賞音樂。費明儀有很好的聲樂基礎，音量和音色甚佳，她曾試唱過許常惠創作的樂曲：「八月二十日夜與翠雛同賞庭桂」，皆因懷念遠在台灣女友得來的靈感而寫作的。由於費明儀試唱的效果不錯，這給予許常惠莫大的鼓勵；以後常見二人到街頭咖啡座聊天，或許是有緣無分，感情沒有進一步發展。

許常惠在巴黎認識的台灣人不多，但

彭明敏卻是其中一位，他比許大五歲，進入巴黎大學攻讀國際法博士學位，因大家同是來自台灣，身處異地，故常在一起聊天，唯許常惠對政治不甚有興趣。回國後，彭明敏擔任台大政治系主任，因「自救宣言」惹禍，逃往國外；當時調查局曾一度傳訊許常惠。為此，許常惠不願沾惹政治，專心從事音樂教育；因為他已不再是「二二八」年代，扛起槍桿子攻打軍營的莽撞少年了！

許常惠為欲琴藝有神速進步，一九五五年即轉入巴黎法朗克音樂學院，學小提琴及選修理論作曲，並在一九五六年秋轉入巴黎大學音樂研究所學音樂史、和聲分析以及作曲、古譜今譯，課餘又到巴黎高等音樂學院旁聽音樂分析，在巴黎五年期間，是分秒分爭，不斷的吸收到音樂的知識。

他的教師是德李昂庫女士，她是院長的女兒，指導學生嚴厲而認真。許常惠在一段新鮮、熱情與躁進的學習過程後，他開始對小提琴產生無力感與挫折感。因為他年已二十七歲，在班上同學中年齡最大，於演奏技巧的學習，遠不及年齡小的同學反應快，進步神速；他警覺自己在藝

術洪流中愈來愈渺小，開始懷疑學習音樂有否前途？顯然信心動搖了。

無庸諱言的，他期盼做一個小提琴演奏家的美夢破碎了；曾孤獨地在塞納河畔徘徊，在街頭咖啡座上沉思，今後的人生何去何從？生涯規劃必須改弦易轍？徬徨無助時，適有一位留學法國文學的日本女生高良留美子，闖進他的心扉。高良留美子是一位詩人，寫有一首日文詩「昨自海上來」，很令許常惠感動，他就在一個不眠之夜譜好曲子。她把譜曲拿去找人演奏，結果詩詞和譜曲都同樣獲得高度肯定，這位日籍女詩人，鼓勵許常惠去做一個作曲家，像莫札特、貝多芬、蕭邦、舒曼、巴哈、李斯特等那般偉大的作曲家，毋須執著去勉強做一個小提琴演奏家；因為作曲家的藝術生命遠比演奏家悠長，影響力不受時空侷限。

許常惠曾經留學日本，日語講得比國語流利；對高良留美子的婉言忠告，欣然接納。以後他倆人經常一起喝咖啡、看畫展、欣賞音樂會；後來她回日本，嫁給一個左派文學家，但和許常惠仍保持聯繫。

### 創作潛能澎湃奔放

他從小提琴演奏，急轉彎朝向音樂創作與音樂史研究發展；而此轉折，與他在巴黎所感受的鄉愁、歲月的增長、情感的歸屬及女友的鼓勵，有著密切的關係。

音樂創作的靈感，常是從優美的詩篇中尋求；「昨自海上來」一詩很美，才能啟發他的靈感，創作出優美的曲子來。以後，他為了音樂創作，努力嘗試自己寫詩填詞，並大量閱讀中國三十年代名作家郭沫若、徐志摩、白荻、楊喚等現代詩人的作品。

這時，許常惠才發現他自己音樂創作的潛能，似乎比他小提琴演奏的藝能還豐沛許多；於是在一位學鋼琴的德國女友摩妮卡·烏娜鼓勵下，他驚人的創作潛能突然爆發出來，一口氣譜寫了四首歌曲包括：「我是一滴清泉」（郭沫若詞）。「滬杭道上」（徐志摩詞）。「斷崖邊際」（莫尼克·馬蘭詞）。「那一顆星在東方」的歌詞與歌曲是他一手包辦。

其中「斷崖邊際」一詩的作者莫尼克·馬蘭，她是許常惠在巴黎大學的女同學，在校園內鋒頭最健，因為她年輕、漂亮、活潑而聰慧，她寫的詩傳遍校園，師友讚賞，她幾乎像天使般的完美可愛。許常

惠暗自愛慕她，從而迸出了靈感，觸動了創作的激動，一杯咖啡尚未喝完，就譜好這首歌曲。

如果說：倫敦的康橋，睜開了徐志摩的詩人之眼；那麼更可以說，巴黎的咖啡、醇酒和美女開啟了許常惠音樂創作的殿扉。

他在巴黎接觸到新的藝術，於眾多美慧女友的拱護下，他創作的靈感和潛能仿如洶湧的浪潮，澎湃的奔放出來。他從小提琴演奏的「山窮水盡疑無路」，而今卻在音樂創作上「花明柳暗又一村」。

### 將詩入歌真情流露

因此，在音樂領域內渴望求新求變，他在閱讀郭沫若、徐志摩的詩作，如遇知音一般，迫不及待譜上曲子，將詩入歌。

「黃海中的哀歌」即其一例，這是郭沫若一九二二年的作品，從這首詩中，可以通透地看清「巴山蜀水」的故鄉，也勾起許常惠濃郁的鄉思，因為詩中有一句「……我便流落在大肚河裡」，在他故鄉彰化縣與台中縣市交界的地方，也有一條河流名叫「大肚溪」，故而對郭沫若的詩有親切感，才興起譜曲的動機。

「我本是一滴的清泉呀！

我的故鄉，

本在那峨眉山的山上。

山風吹我，

一種無名的誘力引我，

把我引下山來，

我便流落在大肚河裡，

流落在揚子江裡，

流過巫山，

流過武漢，

流過江南，

一路滔滔不盡的浪潮，

把我衝到海裡來了……。」

許常惠創作的新的曲，德國女友摩妮卡·烏娜拿去一一試行彈奏，旋律優美，悅耳動聽。

這位年輕的女鋼琴手知道，一位音樂獨奏家無論是鋼琴家或大小提琴家，要想快速成名，必須仰賴於傑出的新曲。因為演奏舊的名曲，很難超越那些早已成名的前輩名演奏家；新人演奏新曲，則可事半功倍。

故此，在摩妮卡·烏娜熱心奔走下，許常惠的多首新曲終於能在校園的音樂會上發表。

## 新曲發表空前成功

新曲發表會，有校內師生近千人參加，擔任鋼琴演奏的是摩妮卡·烏娜；最難得的是邀請到歌詞的作者之一——他暗戀的巴黎大學美麗的女詩人莫尼克·馬蘭小姐，來先朗誦歌詞，使發表會生色不少。

中國名詩人郭沫若、徐志摩的瑰麗詩篇，透過許常惠優美的新曲，充分表達出來，再加上美慧女詩人莫尼克·馬蘭優雅的朗誦，及摩妮卡·烏娜精湛的鋼琴彈奏。這場新曲發表會，獲得空前的成功。

謝幕時，在聽眾的熱烈掌聲中，琴藝精湛的摩妮卡·烏娜小姐和艷冠群芳的女詩人莫尼克·馬蘭小姐，分別在許常惠的左右臉頰上親吻了一下，頓使他臉上發熱發燒，渾身血脈賁張，胸口跳動加速，他太興奮了；這是他來到法國後感到最光輝難忘的一刻。

為答謝兩位女友的協助，邀請她們到拉丁區學生酒店晚餐，喝酒、跳舞。唯許常惠的法語蹩腳，德語一竅不通，她倆當然不會國語和日語；於是三人比手劃腳，情感無法交流溝通。尤其，許常惠心儀已久的絕色才女莫尼克·馬蘭，平日暗自魂

牽夢縈，如今摟擁她進入舞池，反而緊張得舞步錯亂，不知如何表達心中的謝愛之意。哪個晚上，他雖是左擁右抱，卻浪費了這一花好月夜，除了喝酒吃菜，像是三個啞巴！浪漫的花都，一點也浪漫不起來。

餐飲間，摩妮卡·烏娜向許常惠建議：如果他蓄留些鬍鬚更有男人味，更帥氣。於是，他就一度留起小鬍子來。

這時，許常惠才了解，男女之間，彼此語言的充分溝通，是談情說愛，進而「靈肉契合」的先決要件。要是他一度相愛的那位上海姑娘或台灣小姐，任何一位在身旁，哪晚的慶功餐會，必不至如此尷尬乏味！故而他回到宿舍獨酌悶酒後，十分懷念那兩位遠在東方的心上人兒。如有她倆在身邊，必可分享他初嚐成功滋味的歡樂。

## 深沉懷念遠方女友

就導因對兩位遠方女友深沉的懷念，從而迸噴出充沛的靈感，啟動他創作的潛能，在短時間內譜寫了兩首不朽的名曲；而且是詞、曲一手包辦，一氣呵成。其中「等待」一曲是懷念上海那位戀人的：

什麼時候了，她還不來？  
什麼時候了，你也不走？  
星顆早窩在黑夜的天際，  
連連古老的屋頂起伏仰偃；  
只有幾處觀望的窗洩漏燈光，  
而迷霧已漸迷蓋了來去的路。

誰過去了？  
誰過來了？

街車馳去，而你呆住。

瓦斯燈細微而深沉的呼喚，  
繼則鐵輪震打著鋼軌的動脈，  
唉！冷清細弱的青火，

向天燒起忿怒的情焰。

許常惠的思緒等待的是誰呢？是那位像星顆遠在天際的上海情人，他痴痴的等待，孤獨地翹望，不見伊人蹤影，傷心人別具懷抱，任讓時間消失！直到向天燒起忿怒的火焰——深沉懷念的火焰。

這首新歌，歌詞有新詩的韻味，蘊含有濃郁的情感，寫作的技巧雖沒郭沫若、徐志摩等名作家的精煉與圓熟；但他初試啼聲，已是難能可貴。這首新曲經行家的評比！是曲優於詞，歌詞的生澀隱晦，是白璧之瑕。

這首歌曲，曾是民國六十年，中廣公

司為慶祝開國六十週年舉辦的「中國藝術歌曲之夜」，師大教授陳明律應邀參加演唱的曲目之一，陳教授認為此歌，曲詞配合的天衣無縫，是首非常動聽的歌曲。

「那一顆星在東方」，是描寫作者身在西半球的巴黎——異鄉，翹望著東半球台灣——故鄉的那一顆星；一顆星代表鄉愁的星，一顆星是代表對初戀情人相思的心；眼睛翹望著天際的星，從而心中油然而萌生遊子懷念故鄉親友戀人的思念。似乎那一顆或兩顆星，都在向遠方的遊子召喚：如孤寂，胡不歸來：

深夜垂深，  
星宿轉清，  
那一顆星在東方，  
而我卻孤單單地在西方。  
既是我日夜遙望你，  
既是你日夜遙望我；  
為什麼不縮短距離？  
為什麼休不了這怨情？  
既是天上有銀河，  
既是地上有長江，  
為什麼結連不起這江河？  
為什麼長江不是銀河？  
流水成漩，

殞星放火，  
火漩混合處，

情像漩，  
情像火。

情漩的火焰閃爍不息。

在星空召喚！

卻在心底燃燒！

許常惠的新曲發表後，獲致熱烈的迴響，這些迴響來自遠方的親友，尤其是身邊那些像「情漩」那般「混攪」的情人們；她們的祝福，依偎、擁抱、熱吻或心靈上的契合，對他都是強大的鼓勵，是激發他勇於創作的動力。這些動力促使他創作了許多新曲，有些必將在我國音樂史留名。

### 葡萄酒創作靈感

許常惠生前自己也不否認，創作的靈感，來自法國的葡萄酒，來自巴黎街頭咖啡座上浪漫的風情，來自身邊繞圍著的眾多熱情的美女。

他終於耐不住在異鄉心靈上的孤寂，更無法抗拒故鄉那些「星」群的呼喚；他在巴黎完成了學業，收拾起行囊，於一九五九年六月懷著為台灣音樂而打拼的熱情

，回到他闊別快五年的故鄉——台灣。

他的歸來，是要在國外名師傳授及自己所研發的智識與學養，貢獻給他熱愛的鄉土、社會和國家；他給一向枯寂的國內樂壇，注入了新的血輪和無比的生命活力。同時，他也把在花都巴黎感染到的自由、浪漫、創新，突破傳統的作風，及他自己豪放、熱情、不拘小節的人格特質、散播在曾被「白色恐怖」一度籠罩著的校園裡。

回國後，他的感情世界展現了新的契機；他一次又一次的婚戀史，彷彿一波又一波的浪濤，翻滾進校園，驚濤拍岸，波瀾壯觀。

他在人生三大最愛的「音樂、醇酒、美女」的漩渦掙扎，導致他的創作靈感與身心慾求，交相輝映；於是，他新譜的樂章和他新交的愛侶，接二連三，層出不窮地呈現出來，令人眼花撩亂，目不暇給。正因為有了他，台灣樂壇才如此多彩多姿，不窒息，不寂寞。

許常惠四次結婚三次離婚的婚戀紀錄，打從他回國後才開始的，想必是讀者們樂於或急於先睹為快；這就像他譜寫的樂章一樣，決不至叫人失望。（未完待續）